

全彩美绘
生字注音

CHUANQI

与世无争大英雄
奈何中计陷囹圄
火烧草料场
远走梁山泊
热血谱就好汉歌

传奇

BaoZiTouLinChong

豹子头林冲

石红利 ● 编写



YZLI0890117806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全彩美绘
生字注音

CHUANSHI

传奇

BaoZiTouLinChong

豹子头林冲

石红利 编写



YZL10890117806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豹子头林冲 / 石红利 编写.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1
(传奇)

ISBN 978-7-5353-5474-7

I. ①豹... II. ①石... III. ①儿童文学—故事—中国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611 号

书 名	豹子头林冲		
©	石红利 编写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张	10	字 数	70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5474-7	定价	1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回	结义	1
第二回	灾星当头	6
第三回	调虎离山	11
第四回	出卖	16
第五回	买刀中计	24
第六回	命悬一线	29
第七回	刺配沧州	34
第八回	林冲休妻	39
第九回	密谋	44
第十回	野猪林	50
第十一回	棒打洪教头	58
第十二回	钱可使鬼	68
第十三回	风雪山神庙	72
第十四回	火烧草料场	78
第十五回	逼上梁山	84
第十六回	投名状	90
第十七回	落草为寇	98
第十八回	挑拨离间	104
第十九回	火并王伦	112



第二十回	义尊晁盖	118
第二十一回	攻打祝家庄	123
第二十二回	再打祝家庄	128
第二十三回	攻打高唐州	134
第二十四回	大战连环马	142
第二十五回	曾头市救晁盖	148
第二十六回	梁山一梦	155





第一回 结义

北宋都城东京城里大街小巷，熙(xī)熙攘(rǎng)攘，热闹非凡！城内有一座寺庙，名为大相国寺，装饰得金碧辉煌，十分气派。相国寺酸枣门外有块大菜园子，菜园子旁边有座岳(yuè)庙，平日有很多人来这里烧香拜佛、求福还愿。

城内有个好汉叫林冲，人们给他取了个绰(chuò)号叫“豹子头”，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这一天，林冲因为夫人要去岳庙里还愿，于是准备了香纸蜡烛等物件，全部打点妥当之后，就带了夫人和丫鬟(huān)锦儿准备出门。

此时虽然是三月，可天气却非常炎热，明晃晃的太阳当空悬照，好像要把大地烤熟一般，就算是铁打的汉子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晒。可是林冲堂堂一个男子汉，总不能跟那些小娘子一样撑把花伞吧，于是就让锦儿撑伞服侍(shì)夫人走在前面，自己则拿了一把折扇边走边扇，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像个风度翩翩的潇(xiāo)洒公子，引得不少女子侧目。

三人途经相国寺的那块菜园子时，见那里有一条大汉手拿浑



铁禅(chán)杖,正在一棵槐树下舞得起劲。林冲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武师,看见有人耍棒,心里痒痒的,想上前去看个究竟。可是自己要陪夫人去岳庙里还愿,只好放下这个念想,可不知不觉间手中的扇子不摇了,脚步也放得慢了。

林夫人走着走着,发现后面有点不对劲,于是回头,看见林冲手中的折扇不动了,脚也像钉了钉子一样再挪不动一分,眼睛却只盯着槐树荫下耍禅杖的大汉。

林夫人是个聪慧贤淑(shū)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林冲的心思,不由抿(mǐn)嘴一笑,便让林冲在此等候,自己先与丫鬟进去,等还完了愿再来叫林冲一起回去。

夫人一走,林冲就放心大胆、没有丝毫顾忌地观赏。那槐树下还有桌酒席,二三十个地痞(pǐ)无赖(lài)正围着吃酒,时不时为耍禅杖的汉子鼓掌喝彩。

那些无赖林冲倒也认识几个,都是这东京城里的破落户。为

首的两个，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另一个叫“青草蛇”李四，他们常常到园子里偷蔬菜。只是不知道今日这些人怎么与这耍禅杖的汉子混在一起了。

林冲转头再看那汉子，只见他手中的禅杖使得如车轮一般，呼呼生风，精彩无比，弄得自己心痒得不行，恨不得马上拿根棒子上前与那人好好较量一番，拼个高低！

林冲看到妙处，一时忍不住，将手中扇子一挥，呼道：“好，好，使得好！”

汉子正舞得起劲，听见有陌生人的喝彩声，便停了下来，朝那人望去。只见矮墙外站着一个人，豹头环眼，燕颌(hàn)虎须，身高八尺，三十四五岁年纪。心中暗想：这脸孔怎么这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林冲也打量着这汉子，见他身高体壮，又武艺惊人，虽生得一脸凶相，可自己心中竟莫名生出怜惜之感，有心与他结拜为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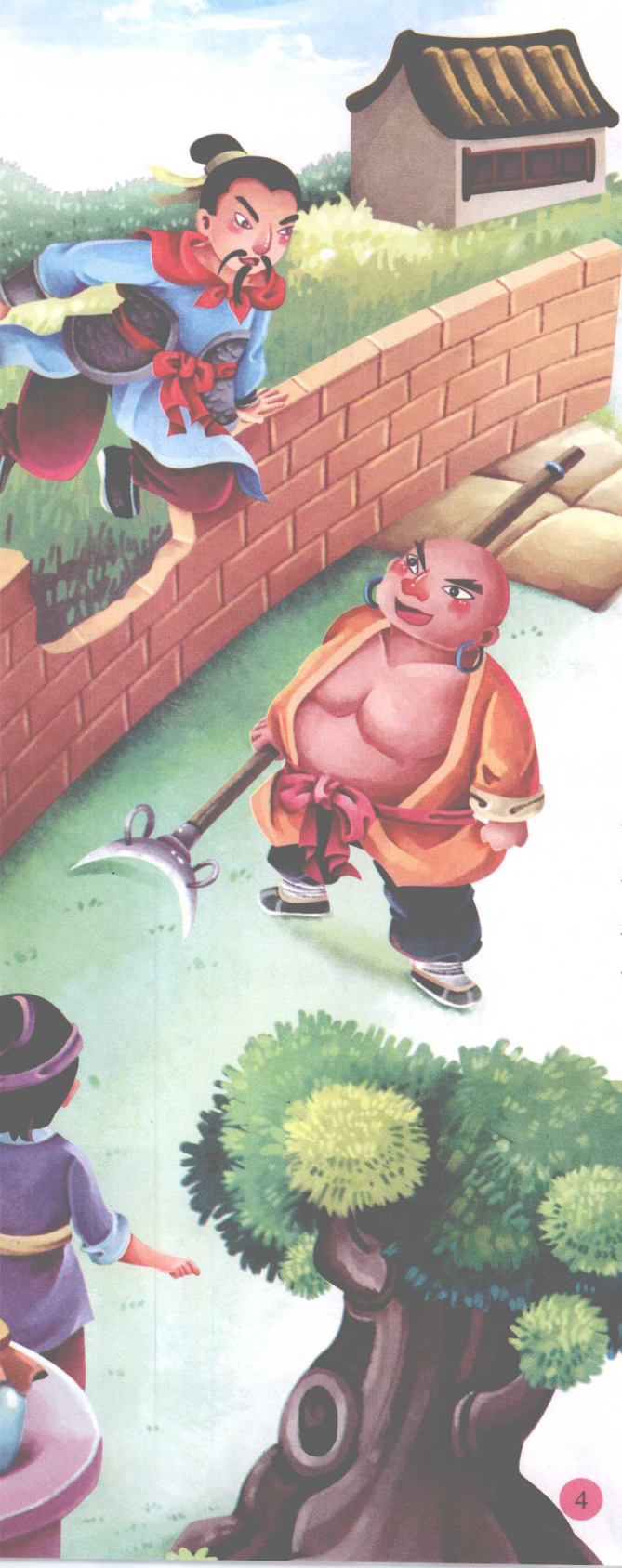
这时，那个叫李四的地痞，上前一步悄悄对那大汉说：“师父若是此人夸您，那您功夫就一定了得。”

那汉子并不知林冲什么来历，只是好奇，听李四这样说，更加好奇了。他见林冲英俊潇洒，气度不凡，知道他如果不是高手，那也绝对不是一般人，于是问李四：“他是谁，什么来历？”

李四忙答道：“他便是京师城内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绰号‘豹子头’，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

那汉子听了，便抬头朝林





冲喊道：“兄台何不过来一块坐坐，与洒家喝几杯薄酒？”

林冲笑着收扇子，就跳进了矮墙内，两个人就在槐树下互相抱拳见了，又一同坐下。林冲问那汉子道：“刚才见师兄的禅杖使得很好，却不知道师兄法名叫做什么？”

那汉子说：“洒家是关西鲁达，只因为杀的人太多，被官府抓捕，一时混不下去了，所以出家为僧，师父也曾赐(cì)下一个法号，唤做‘智深’。我小时候来过东京，见过令尊林提辖(xiá)。”说罢又笑道，“方才我还想说怪不得在哪里见过教头呢，原来是见过令尊的缘故。”

这样看来，林冲与智深也算是有些渊(yuān)源了。林冲便将想与智深结拜为兄弟的意思说了。鲁智深性子豪爽刚烈，是个直率的人，既然林教头不嫌(xián)弃自己是个粗人，愿与自己结拜为兄

弟，自己又怎么能挑三拣四嫌弃人家，于是欣然应允。

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开心，便结拜成了兄弟。

过了一会儿，两人也喝过几杯酒，智深便问林冲，说：“大哥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应该很忙才对，怎么今日有时间到这里来呢？”

林冲说：“算来也是缘分，今日我和妻子要到隔壁岳庙去还愿，不巧经过这里时，看见兄弟你正在耍棒，一时心生爱慕，便让丫鬟陪她去烧香，我留下来，也好欣赏兄弟的武艺。”

智深喜道：“我初到东京，正没个说话的，能跟你结为兄弟，当真是三生有幸！”说完，又让泼皮给林冲斟(zhēn)酒添菜。



第二回 灾星当头

林冲本来只是陪妻子还愿的，谁知道半路得了个兄弟，心里甬(béng)提多高兴了，就感觉今天的酒也比平日的更香一些，林冲忍不住又多喝了几杯。

两人边喝边聊的亲热劲，一点都不像是刚认识的，反而更像很多年没见面的亲兄弟。就在两人聊得非常开心的时候，林冲家的丫鬟锦儿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急红了脸，在墙外边高叫道：“官人，官人，不好了，娘子在五岳楼碰见个花花太岁，被拦住了去路。”

林冲听得是锦儿的声音，心中一惊，忙放下手中的酒杯，问道：“在哪里？”



锦儿站在矮墙外，气都还没喘匀，又忙说：“就在五岳楼那里。”

一直以来，林冲夫妇恩爱有加，此刻他听说娘子有难，顿时心急如焚(fén)，连忙对鲁智深说：“兄弟，我妻子在路上出了点事情，我要过去一趟，还望兄弟莫怪。”

林冲说完，朝鲁智深一抱拳，也不等他回答，跳出了矮墙，和锦儿径直往五岳楼赶去。赶到五岳楼时，只见一伙人拿着弹弓、吹筒、黏(nián)竿站在栏杆边，扶梯上一个年轻人背对着自己，正对自己的娘子动手动脚，嘴里还说：“娘子，你先上楼去，我有些话想跟你单独说。”

林夫人见这人轻浮低俗又下流，可自己一个妇道人家打又打不过，又羞又气，当下红了脸，怒斥道：“朗朗乾坤，太平世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放肆(sì)无礼，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哪知道那年轻人不仅不知道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轻薄林夫人。林冲怒火中烧，快步上前，扳(bān)过那人肩头，挥拳正要打，不曾想这年轻人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高俅(qiú)的义子高衙(yá)内。

这个高俅以前也是个小混混，后来发达了，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就在他阿叔高三郎的儿子过继过来为子。

说来也好笑，高俅与他阿叔的儿子本来是堂兄弟，现在他却认了人家做儿子，还疼爱有加，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这小子仗着高俅的势力，在东京城横行霸道，为非作歹(dǎi)，尤其喜欢欺负那些漂亮女子。高家权势熏(xūn)天，京师里无人不怕，这高衙内成了有名





的“花花太岁”。

林冲见这个年轻人是高俅的义子高衙内，一时手软，那拳头是怎样出去的，又原封不动地收了回来，憋(biē)了一肚子火，心里一百个不痛快。

高衙内见林冲来了，心想：你不过是一个禁军教头，竟敢管到老子头上，于是大声朝林冲喝道：“你是谁呀？敢管我的事？”原来，高衙内到现在还不知道站在他眼前的林冲，就是那妇人的丈夫。

跟随高衙内的那些小喽啰当中，有认识林冲的，知道事情不妙，以林教头的功夫，要是这一顿拳头下去，高衙内不成肉饼，也要落个终身残废，所以一齐聚拢来，劝林冲说：“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林教头不要动怒，这纯属一场误会，衙内因为不认识夫人，才有所冒犯。”

闲汉们劝了林冲，又去哄高衙内，总算把高衙内哄走了。

林冲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可是自己又不能把高衙内怎么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流氓(máng)被一伙人簇(cù)拥着走了。林夫人见高衙内一伙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林冲自己气也消了一半,就和妻子、丫鬟锦儿准备回去,过了扶梯,刚转过一条走廊,就看见鲁智深手提禅杖,带着那二三十个地痞无赖,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而来。

林冲叫道:“兄弟,你要去哪儿?”

智深说:“刚才大哥走得急,虽然什么都没说,可我全都听见了,嫂子被人欺负,我自然是来帮大哥打架的。谁这么色胆包天,竟敢欺负到我大哥头上了,那混账小子在哪里,先吃我三百禅杖。”

鲁智深说完,举起禅杖就要打人。

林冲摆摆手,叹了口气说:“兄弟先不要冲动,他已经走了。那小子是高太尉的义子,因为不认得我夫人才会这样无礼放肆,我本来也想狠狠痛打他一顿,给他个教训,可是高太尉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如果打了那小子,高太尉怪罪下来,我也不好过,只好放过他这一回。”

智深说:“他是官,你又在他手下做事,所以你敬他怕他;可我不归他管,也不怕他是个当官的,顾忌(jì)他做什么?算那小子聪明,跑得快,要不然让我撞见了,哼,非打他几百棒不可。”

林冲见鲁智深有些醉醺(xūn)醺的,肯定是刚才酒喝多了,所以说有些不着边际,便点头附和着说:“是是是,兄弟说的是,兄弟的酒定是喝多





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众地痞见智深确实是醉了，便过来扶着他，劝道：“师父，看那人都走了，想教训他也是不可能了，而且师父醉成这样子，就算看到那小子，说不定没打到他反而被他叫人给打了，不如我们先回家去，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来也不迟。”

智深提着禅杖，想想也有道理，便咧嘴傻笑几声，说道：“嫂子，俺们是粗人，让嫂嫂见笑了。大哥，那我先回去，明日再见。”智深说完，便带着那些地痞回去了。



第三回 调虎离山

林冲把鲁智深劝了回去，自己也和妻子、锦儿一起回家。三人走在路上，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似乎都还在想着刚才的事情。林夫人心想：我和林冲的感情一向很好，是绝对不会因为这点小风波而闹别扭的，我相信他，他是我的丈夫。

锦儿一边扶着夫人，一边拿眼偷偷去看林冲，见他低着头走路，不知道在想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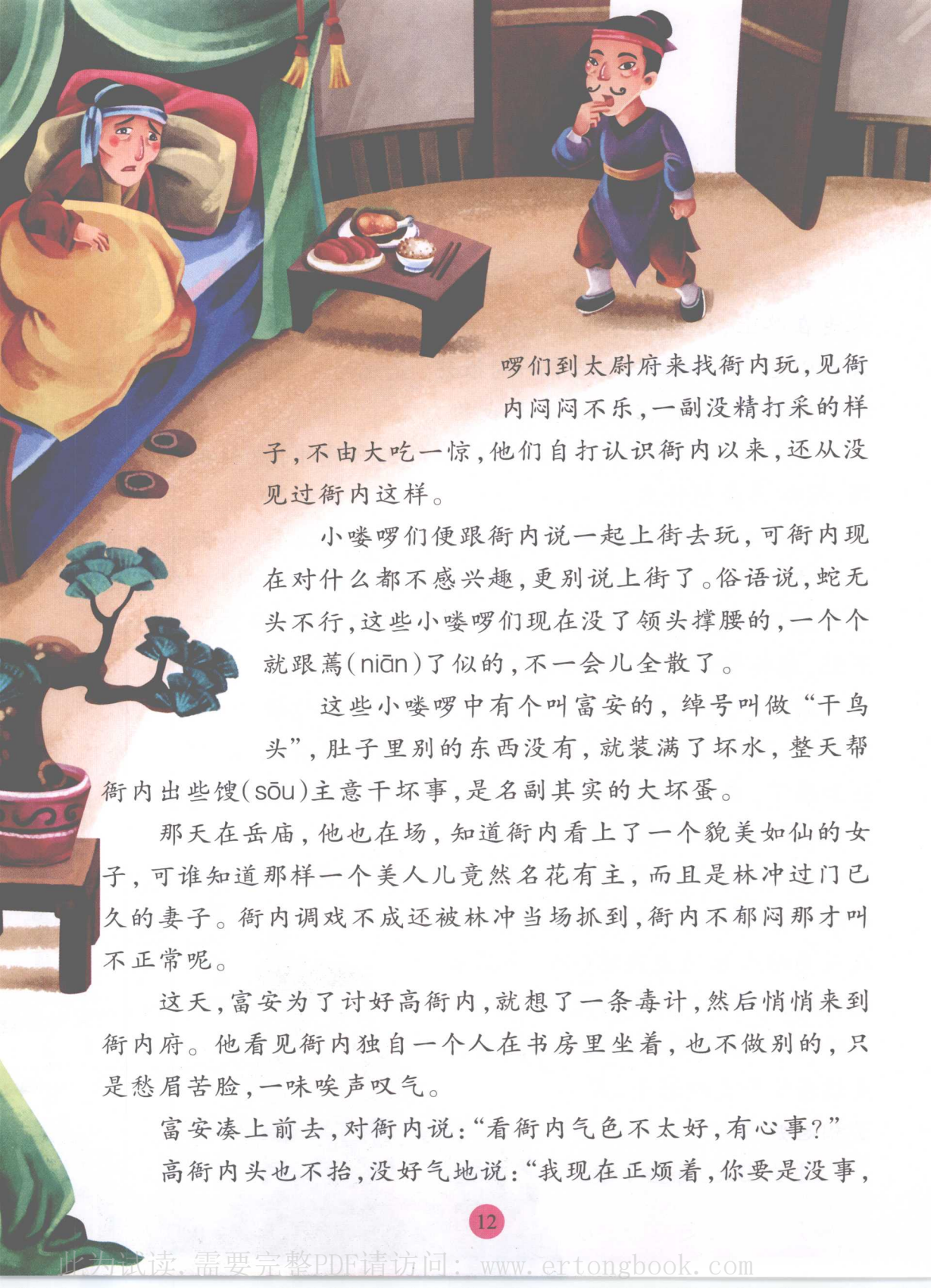
林冲心想：自己的妻子光天化日之下被人侮辱，换做谁也咽不下这口气。虽然自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八十万哪，可到头来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空管八十万禁军，竟然管不了一个小混混，想想都觉得窝囊(nang)！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几天。林冲见高衙内那边没什么动静，心里暗喜：那天衙内是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所以才会上前调戏，如今他知道了，自然不敢再打她的主意，又想着能忍则忍，这件事就算了，反正大家都平安无事。

可事情却不像林冲想的那么简单。高衙内自从那日在岳庙见了林冲的妻子，调戏不成反而被人家的丈夫逮(dǎi)个正着，真是丢脸丢到家了。回到太尉府后，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心里老是想着那个美貌娘子，害了相思病。

过了几天，那些小喽





啰们到太尉府来找衙内玩，见衙内闷闷不乐，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不由大吃一惊，他们自打认识衙内以来，还从没见过衙内这样。

小喽啰们便跟衙内说一起上街去玩，可衙内现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更别说上街了。俗语说，蛇无头不行，这些小喽啰们现在没了领头撑腰的，一个个就跟蔫(niān)了似的，不一会儿全散了。

这些小喽啰中有个叫富安的，绰号叫做“干鸟头”，肚子里别的东西没有，就装满了坏水，整天帮衙内出些馊(sōu)主意干坏事，是名副其实的大坏蛋。

那天在岳庙，他也在场，知道衙内看上了一个貌美如仙的女子，可谁知道那样一个美人儿竟然名花有主，而且是林冲过门已久的妻子。衙内调戏不成还被林冲当场抓到，衙内不郁闷那才叫不正常呢。

这天，富安为了讨好高衙内，就想了一条毒计，然后悄悄来到衙内府。他看见衙内独自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也不做别的，只是愁眉苦脸，一味唉声叹气。

富安凑上前去，对衙内说：“看衙内气色不太好，有心事？”

高衙内头也不抬，没好气地说：“我现在正烦着，你要是没事，